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資料

(一)

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一九六三年二月

## 目 录

拉薩尔：工人綱領

（論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級思想的特殊关系）…………… 1

拉薩尔：公开答复

（致萊比錫为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37

# 工人綱領。

(論目前历史时期同工人等級思想的特殊关系)

拉薩尔

先生們:

在接到向你們作讲演的邀請之后，我认为必須选择一个按其实质來說能够使你們特別感觉兴趣的題目，并且极科学地把它加以論述。我打算讲讲目前历史时期的性質同工人等級思想之間的特殊关系。

我已經說过，我要极科学地对待这个題目。

但是真正的科学性无非是确凿可靠，因而要言之有据，預先不作肯定的推断。

既然預先不作任何肯定的推断，我們在今天的讲话里甚至不得不弄清楚“工人”和“工人等級”这两个詞的含义。即使这么一个問題，不經過解释，我們也不能預先作肯定的推断。絕對不能！我們平常所說的“工人”和“工人等級”这两个詞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因此必須弄清楚我們究竟是怎样来理解这两个詞的含义的。

但是談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讓我們先从另外一个問題談起吧。

工人等級不过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几个不同等級当中的一个，而工人在各个时期里都一直存在。那么在这一个等級的思想同目前历史时期的一般原則之間怎么会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 初譯稿。

要了解这一点，先生們，就必须追溯历史，即回溯过去；对过去有了正确的理解就可以了解现实的意义，并且展望未来。

这个问题，先生們，我們只能加以概述，否則限于時間，恐怕就会根本沒有机会讲解使我們感兴趣的題目。

但是尽管这样，我們也必须把历史約略地、哪怕极其概略地介紹一下，因为不这样，我們的問題和題目也就无从了解。

在考察中世紀的时候，我們会发现：所有現在构成市民社会的階級和等級，在当时都已經存在，只是沒有象現在这样发达罢了；但是，只有一个等級、一个原則在当时起主要作用，这就是土地占有制。

先生們，土地占有制在中世紀占統治地位，它給当时的一切制度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特殊烙印。因此，土地占有制应当被认为是当时的統治原則。

土地占有制所以占統治地位，原因很简单。这是中世紀的經濟組織、經營管理以及生产状况所决定的。这种解釋，至少在这里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够了。当时商业还很不发达，工业更差。中世紀社会的主要财富来自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对其它各种生产具有压倒优势。

与土地私有制相反，动产在当时沒有多大意义。这在当时是何等普通的現象，甚至连民法也可以清楚地告訴你們，因为民法一向是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經濟关系的真实反映。譬如，为了一代一代地保护家产，防止其浪費，中世紀的民法規定家产或“世袭領地”不經继承人同意不得轉让。但是所謂家产或“世袭領地”，指的仅仅是土地。相反地，动产不經继承人的同意就可以轉让。一般說来，古代德国民法不把各种动产看作独立而有成效的财产基金，即資本，而仅仅看作土地的果实，即与土地的岁入完全相等的东西。当

时，通常只是把私有地产看作独立而有成效的财产基金。因此，如果当时土地占有制和主要支配它的那些等级即你们所知道的贵族和僧侣成为中世纪社会各方面的统治因素，那么，这是最符合事物的本身情况并且是它的必然结果。

无论你们考察中世纪的哪一种制度，你们会到处碰到这种现象。

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最重要的制度，即土地占有制成为其统治原则的制度，也就足够了。

第一，由土地占有制所制约的**社会权力组织或采邑制**就是如此。先生们，你们知道，所谓采邑制，就是国王、诸侯和领主把土地让给别的领主和骑士使用，而使用者为此多半要承担兵役，也就是说，在一切战争或内战中，不但本人，而且自己的仆人都有义务援助自己的君主。

第二，**公权组织或国家制度**就是如此。在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里，只有诸侯等级和拥有大地产的帝国的伯爵和僧侣才享有代表资格。至于城市，只有在它取得自由帝国城市的特权之后，才能在联邦议会中享有席位和表决权。

第三，大地产的**纳税特权**。先生们，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共同的、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特权等级总是力图把社会支出的负担以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加在被压迫的穷苦阶级身上。1641年，当黎塞留要求僧侣交纳六百万法郎的临时税来满足国家的需要时，梵蒂冈的大主教便出面对此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复：“L'usage ancien de L'église Pendant sa vigueur étoit que le Peuple contribuait ses biens, la noblesse—son sang, le clergé ses prières aus nécessités de l'Etat.”（“自古以来，教会当权时的惯例是：人民以自己的财产、贵族以自己的鲜血、僧侣以自己的祈祷为国家的需要服务。”）

第四，社会上除了經營地产以外，对于其它任何一种劳动都采取鄙視的态度。

两个享有特权的、占統治地位的等級即貴族和僧侶靠經營工业企业、做生意或經營石油业牟利，被认为是卑賤和不体面的；惟有靠地产获利才算是光明正大的。

从上述四个决定时代基本背景的重大而又极能說明問題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世紀，土地占有制在一切方面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成为生活的統治原則。

关于这一点，我們从1524年在德意志爆发的可以称作革命运动的一系列农民战争中也可以得到証明。当时，农民战争席卷了整个土瓦本、法兰克尼亚、亚尔薩斯、威斯特伐里亚及其它德意志地区。这历次的战争尽管具有革命的外表，实质上却完全貫穿上述的原則，也就是說，它們是反动的运动。你們知道，先生們，当时农民焚毀了貴族的城堡，杀死了貴族本人，——按着当时的習慣，驅逐貴族穿过手执标枪的行列。但是尽管具有这种革命的外表，这个运动仍然是反动透頂的。

問題在于：照农民的理解，所謂国家关系的复兴，即恢复他們所向往的德意志意志，就是要消除諸侯在皇帝和帝国之間所处的特殊的、有特权的中间地位而代之以自由独立的土地占有制在德意志帝国联邦議會中的絕對代表資格。这里所說的自由独立的土地占有制，既指一向沒有代表資格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和騎士土地占有制，也指各种貴族，如騎士、伯爵和以前的諸侯的真正独立的土地占有制，而不考虑它們已往的差別。这样，貴族的土地占有制也就获得与农民的土地占有制同样的代表資格。

于是，先生們，你們看到，这个方案归根結底所追求的，无非是要更彻底、更公平地实行当时已經要灭亡的时代的一般原則，无

非是要更彻底、更干脆和更公平地实行这样一种原则，即土地占有制必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或为每个人有权参与国家政权的唯一条件。农民万也想不到，每个人，即使他没有土地，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他也有权参加国家政权！当时的生活制度还不够发达，当时的思想体系的革命性还很差，因而要取得这种认识是不大可能的。

可见，这个运动是貌似革命的，实际上却是反动透顶的，也就是说，运动所依据的不是新的革命原则，恰恰相反，它不知不觉地实际上继续维护旧的原则，维护现行制度的原则，维护日益没落的时代的原则。农民运动所以失败，就因为它自以为是革命的，实际上却是反动的。

无论农民起义还是贵族起义（佛兰茨·冯·济金根），都同样地追求根据土地占有制更彻底地确定参加国家管理的资格。可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诸侯权力却跟它们相反。诸侯权力表达了不以土地私有制为转移的国家主权的思想，维护了不以私有财产关系为转移的国家思想，因而它是一种更正义的和更革命的现象。因此，它也能够顺利地发展，并且把农民运动和贵族运动统统镇压下去。

我所以比较详细地论述这一点，先生们，第一，是为了借助于一个比较表面地看并不大说明问题的例子，来说明在历史发展中的自由合理性和进步性。第二，因为历史学家还远不承认农民运动的反动性，不肯把这一点看作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外表使他们发生了错觉，他们仍然认为农民战争是真正的革命运动。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因为在各个时期，愚昧的学者们屡次三番地重复这种超顶荒谬的错误，把那种不过是更彻底和更明显地体现行将衰亡的时代和生活方式的思想表现看作新的革命原则。请注意，先生们，这种迷误恐怕连那些看来最有教养的人，即教授

——其实正是他們——也是在所难免的。臭名远扬的法兰克福會議可以向我們証明这一点。

我想提醒諸位先生，要提防这类純粹是自封为革命派的人和自命为革命的思潮，因为这种人从前就不少，今后也会大有人在。

但是反过来，令我們深深慰借的是，从此，历史上許多有名的运动，不管它們或根本沒有成功，或只取得瞬間的成功就失敗了，都将被我們看作徒有其表的革命运动；并且，革命运动屡次失敗，也会使人民的某些善意的、表面的朋友产生疑慮。

相反地，善于思考的思想家在研究了历史之后，必定产生令人快慰的信念：遵循真正新原則的真正革命运动还从来沒有失敗过，还从来沒有走过下坡路，至少沒有长期走下坡路。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題上来吧！

如果說农民战争只是貌似革命的，那么在当时，工业的进步、城市生产的进步、日益进化的劳动分工和因此而出現的大量資本，却是真正革命的。資本完全集中在資產階級手中，因为正是这个等級搞起生产的，并把生产的全部利益攫为己有。

通常，宗教改革的开始即1517年，被看作中世紀的終結和近代史的开端。

从以下的意义上說，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宗教改革以后的两个世紀中，逐漸地、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根本改变了社会面貌并引起了社会內部的变革。1789年的法国革命並沒有引起什么新的变革，它不过是把这种变革宣布一下罢了。

你們会問，这种变化表現在哪里？

貴族的法律地位並沒有任何改变。在法律上，貴族和僧侶仍然是特权等級，資產階級仍然是被輕視和被压迫的等級。但是，如果說在法律关系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在事实上，在实际上，

关系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私有地产相反，由于大量资本即动产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贵族就完全丧失了意义；不仅如此，贵族还处于真正依附这个致富的资产阶级的地位。仅只为了保持同资产阶级一样的地位，贵族不得不背弃它所有的等级原则，而求救于资产阶级所赖以致富并从而获得实力的那些工业经营手段。

莫里哀生活在路易十四时期，可是在他的喜剧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的贵族既鄙视富有的资产阶级，又讨好资产阶级。

路易十四是个目空一切的国王，可是他却在自己的凡尔赛宫里脱帽，向当时的洛希尔<sup>①</sup>，一个犹太人撒母尔·贝尔纳卑躬屈膝地伸手借钱。

十八世纪初，当著名的苏格兰金融资本家罗先生在法国建立了商业公司，即密士失比、路易西安纳、东印度等处沿岸贸易运输股份分公司的时候，法国摄政王竟亲自做了该公司的一名董事，从而成为商业界的一员！不仅如此，摄政王在1717年8月还被迫下令：贵族不但可以到这个公司担任军职和海上职务，而且担任这种职务丝毫不损于他们的尊严：请看，当时法兰西的威武不可一世的封建贵族已经达到何种地步！贵族竟为在全世界无孔不入的资产阶级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充当起武装雇员了！

正是与这种变化完全相适应，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极端的实利主义，也就是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和财富，为此，不惜把一切道德观念，甚至一切等级的特权都弃置不顾。值得注意的是，也令人

<sup>①</sup> 洛希文家族：起源于洛希尔（1743—1812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城所开设的一个兑换所，是一个分支很多的财政寡头族系。——译者

遺憾的是，通常，這都是特權等級干出來的好事。就在這位攝政王當權時期，法國的一位與許多豪門貴族、甚至與攝政王本人有血緣關係的第一流貴族霍爾伯爵，竟作為普通強盜被處以車裂刑。生於德國公主之家的奧爾良公爵夫人，在1719年11月29日寫道：一天，有六位高貴夫人在一個庭院里守候剛才提到過的那位羅先生，這位當時在法國赫赫有名的羅先生終日忙碌，很少露面；這幾位夫人就在庭院里把他截住，纏着他，懇求他把公司的股票轉讓給她們。這個公司的股票，當時在法國不但被搶購一空，而且在交易所的價格比票面高出五至七倍，甚至更多。羅先生有急事要辦，不願聽她們的話，最後，見夫人們不肯罷休，就對她們說：“太太們，實在抱歉，但是，如果諸位不讓我走，我就要斃死了，我要小便，再也憋不住了。”對此，高貴的夫人們回答他說：“Eh bien, Mobsieur, pissiez, pourvu que vous écoutiez.”（“沒關係，先生，您小便吧，可是也得聽完我們的話。”）這位羅先生果然就當着她們小便，而夫人們依舊站在他旁邊，向他再三懇求。

如果你們進一步問我，工業如此發達和資產階級因此而大發橫財的原因何在，那麼為了更詳細地說明這一點，我就必須有比我現在多得多的時間。我只能簡略地列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美洲的發現及其對生產的巨大影響；繞好望角通往東印度的航路的發現（因為過去所有同東方國家和印度的貿易都是經過旱路、取道蘇伊士地峽的）；磁針和指南針的發明以及因而使海上貿易更加安全和迅速，保險費也隨着減低；各國國內水路、運河和公路的敷設，從而減少大宗產品的運費并使產品有可能運銷過去由於運費高昂而不能到達的遠方市場；大力保障市民財產；有組織的司法；火藥的發明以及君主權因此而得以消滅封建貴族的軍事力量；由於貴族城堡被破壞，貴族的獨立軍事力量被打垮，雇傭兵、矛兵和騎兵都被解放，他們

只得到中世紀的作坊謀职业。资产階級所以能凱歌行進，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事件！

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但它們的結果都是共同的，那就是由于开辟了廣闊的 débouchés 即廣闊的銷售市場，以及生产費用和運輸費用由此減低，便出現了大規模的生产，即供应世界市場的生产；这种情况，要求进行廉價生产，为此就必须进一步地实行劳动分工，也就是說，愈来愈細致地将劳动分为最簡單的机械的工序；其次，劳动分工的改善，反过来又要求不断地扩大生产規模。

可見，先生們，这里有着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在这些事实中，事实甲引出事实乙，而事实乙反过来又影响事实甲，把甲的范围扩充和加大。

你們不难了解，某种商品的大量生产，也就是說，供世界市場的商品生产，一般說只有在生产成本低，商品運費超过商品本身价格不太多的情况下，实行大規模生产，就必须大量銷售商品，而商品只有价格便宜、广大买主买得起、才有可能大量銷售。由于商品的生产成本低、運費低，商品生产的規模就必然会大，数量也就必然会多。同样不难理解，商品一經大量生产，商品价格也就不会高，并且还会不断地減低。例如，一个厂主一年銷售二十万匹細布，另一个厂主一年只产五千匹細布，在出售每匹細布时，第一个厂主可以在一定限度內实行大減价，因为他用批發价格买进来的原料要便宜一些，而且均摊固定資本、厂房和机器的利潤和利率的布匹也都比第二个厂主的多。生产成本減低导致大批生产；大批生产通常使生产成本进一步減低，成本減低又导致更大批的生产，更大批的生产又使生产成本減低，为此循环不已。

劳动分工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劳动分工必须以大規模生产和低成本为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又是大規模生产和低成本

的必要条件。

劳动分工把产品生产分为许多十分简单的、往往纯粹机械的、无意义的工序，并把每一道这种局部的工序交给专门的工人去完成。劳动分工只有在产品大量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之，劳动分工是随着大批生产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但即使把劳动分成如此简单的工序和操作，也同样会产生一些后果：（一）产品价格不断减低；（二）因为产品价格减低，生产规模日益庞大，生产不再以某个地方市场为对象，而以世界市场为对象；（三）因此，再加上把劳动分为各道工序的工作愈来愈有成就，劳动分工本身也就更加进步。

由于这种相互作用，渐渐地在社会劳动过程方面，从而也在各种社会关系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以下这种概述可以最好不过地说明这一变化。

在中世纪初期，生产只是为了满足本地和极有限的邻近市场需要。正因为这样，市场的需要是有数的、固定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贵重产品才担负得起昂贵的运费。当时，需要即需求是先于生产即供给的，而且需求预先为生产安排了一定的规模。换句话说，当时的社会生产是以手工业生产为主。工厂生产或大规模生产同小规模生产或手工业生产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手工业生产要想开展，就非有顾客不可，譬如，只有我向裁缝定活，裁缝才能动手给我做大礼服，或者要铁匠做一把锁，只有在我提出来以后，铁匠才能动手做；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些物品是预先制做的，但它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它们的生产，参照已往的经验，是与本地和邻近地区的需要完全相应的。比方说，如果洋铁匠预先制做了一定数量的灯，那么他就是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很快会被市民买光。

，先生们，主要采用这种方法进行生产的社会特征，是贫困，

或至少說，没有什么富裕，不过在这种社会里，各方面的关系却是巩固而稳定的。

但是，由于我对諸位讲过的那种不断的相互作用，社会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都逐渐地完全转变了性质；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今社会劳动的特征。当然，现今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已經完全不同，規模也大得很多。經過大发展的现今社会劳动这一现象，和以前相反，这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从前，需求是先于供給即生产的，需求激发和决定生产，是生产的指南和预先确定的尺度。现在，則生产即供給是先于需求的，生产在竭力激发需求。现在，生产不是供应一定的地区、邻近銷售市場的一定需要，而是供应世界市場。人們为了全世界，为了各大洲，为了完全未知的和无法确定的需求进行生产，而激发产品的需求的武器是，价廉。价廉是产品的武器，产品运用这个武器，一方面可以为自己爭夺买主，另一方面可以挤垮那些也来爭夺买主的其它同类商品。这样一来，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每个生产者，无论他的生产量有多大，只要商品价廉，足以挤掉其它生产者的商品，他就不愁没有銷路。

这种社会的特征是，财富多得不可計量，可是这里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不稳定，人們为自己的地位而时刻担忧，此外，生产的好处在生产者之間分配得也极不平衡。

先生們，早在上世紀①末很久以前，这种緩慢的、革命的、摧毁一切基础的工业作用在社会内部所引起的不知不觉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我們看到、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还不敢在土地占有制以外設想任何其它的国家基础，他們甚至不能想象摆脱这样的信念，即：土地占

① 这里指的是十八世紀。

有制必須在国家中起統治作用，占有土地是参加这种統治的必备条件。其实，由于工业的緩慢的、不知不觉的革命性的进步，土地占有制早在上世紀末很久以前就已經丧失了原有的意义。面对着日益发展的工业，面对着工业内部蘊藏着的与日俱增的财富，面对着工业对全体居民及其各个方面，其中包括大部分已經貧穷的貴族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土地占有制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样，早在法国革命前很久，社会内部的、实际关系中的革命就已經开始了，剩下的問題只是对这种变革予以表面承认，予以法律裁可。

先生們，一般說来，一切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革命是永远也不能制造的。无论什么时候，問題只能是对于在社会的实际关系中已經实现了的革命予以表面的、法律上的承认并将革命贯彻到底。

只有那些对于历史規律一窍不通的蠢才才会试图制造革命。

然而，企图把已經在社会内部实现了的革命拉向后退，企图阻止革命，在法律上拒不承认革命，非难社会，非难某些在新事物诞生时起助产士作用的个别人，說他們富于革命性，这同样也是愚蠢和幼稚的行为。革命既然存在于社会内部，存在于社会的实际关系中，那么它就應該来到世間，应当承认它是合法的，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它的到来。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所說的事情当时在这方面深入到什么程度，下列事实将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的答复。

我已經向諸位談过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发展就是把一切生产分为一系列的简单的、机械的和无意义的工序。

由于分工日益进步，人們终于发现：这些单独的、十分简单和无意义的工序可以为无知觉的因素所代替，其效果不但一样，甚至更好。于是在1775年，法国革命前十四年，阿克萊在英国发明了第

一部机器，即有名的阿克萊紡紗机。

当然，法国革命不是这部机器造成的；一則机器是在革命前不久才发明的，还起不了这种作用，二則机器发明后，法国并没有立刻就采用它。但是可以说，机器体现了实际上已经到来的、已经实现了的革命。这机器本身，尽管具有无辜的外貌，但它却是革命的活生生的体现。

这是不难说明的。

你们一定听说过行会制度。中世纪的生产就是在这种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

我在这里既不能详细谈论行会，也不能详细谈论法国革命时期以来普遍取代行会的自由竞争。我在这里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就是中世纪的行会是同中世纪的一切其它制度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今天我不能把这种密切联系的原因向你们说明白，那么，这种联系的事实本身，用历史的发展就可以证明。行会存在了整个中世纪，一直到法国革命为止。早在1672年，在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里就曾讨论过取缔行会的问题，但是毫无结果。在那以前，即1614年，在法国的 *États généraux* 即法国官僚议会里，资产阶级曾要求取缔行会，说行会已经普遍阻碍生产。但是同样没有结果。不仅如此，在法国革命前十三年，即1776年，法国的一位部长、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家杜尔哥取缔了行会。但是中世纪的封建特权界正确地意识到，如果特权界的生存原则即特权停止渗入各社会阶级，那么它就要遭受致命的危险。于是在取缔行会六个月以后，国王在贵族慫恿下撤消了原来的命令，恢复了行会。只有革命在一天之内，即攻占巴士底狱之后，推翻了那个在德国从1672年起、在法国从1614年起，即在将近两个世纪内，通过合法手段没有能推翻的东西。

先生们，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出，合法改革的道路尽管有各种巨

大的优越性，但是在一切更重要的方面却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软弱无力，这一缺点存在了整整几个世纪；另一方面，革命的道路尽管有种种明显的弊病，但其优点是可以迅速地、坚决地达到实际目标。

先生们，假如你们现在把行会是同中世纪的整个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记起来，那么你们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第一部机器即阿克莱的纺纱机体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

在行会制度下，每个地区的每个工匠可以拥有多少帮工，多少学徒，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在这种制度下，难道谈得上机器生产吗？在行会制度下，一切劳动部门都根据法律精确地彼此分开，每个工匠只能从事一种行业，例如，巴黎的裁缝和制钉工人限于手工艺范围的规定，就只得成百年地同裁补工和钳工打交道；在这种制度下，难道谈得上要求把各种截然不同的工作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下的机器生产吗？

这样，由于种种的、不断的、逐步的改善，最后，人们开始制造工具，可是在原有制度下，无论工具或新的生产方式都没有自由发展的可能，因此，随着工具的出现，整个社会制度也就必须加以摧毁。

我说第一部机器尽管具有无辜的外貌，但它本身标志着一次革命，其意义就在这里，因为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整个新的社会制度萌芽于机器的齿轮中；而且这种制度必然要从机器中发展起来。

先生们，如果我沒有十分弄错的话，那么现在已經有很多现象，它们不但包含一种新制度，而且必将使新制度发展起来。表面上，这些现象是完全无害的，以至当局在不厌其烦地追緝那些无足轻重的鼓动者的时候，不仅不怀疑并放过它们，而且还承认它们是我們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代表者，欢迎它们，把它们作为文化的精华，并

且一有机会就在隆重的致詞里對它們備加贊揚。

現在，先生們，你們對於西艾斯神父在法國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發表的有名的小冊子的真正意義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小冊子的內容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話扼要地表述如下：“*Qu'est-ce que c'est que le tiers-état? — Rien! — Qu'est-ce qu'il doit être? — Tout!*”

在法國，人們稱資產階級為Tiers-état，即第三等級，這是因為在國家等級會議上，除了僧侶和貴族這兩個特權等級以外，資產階級成為代表所有無特權人民的第三等級。

總之，西艾斯的小冊子的全部內容可以歸納為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他們已提出並且自己作了答復的：“什麼是第三等級？——什麼也不是！它代表什麼？——代表一切！”

西艾斯就是這樣提出和答復這兩個問題的。但是根據我以上的講話，對於這兩個問題和答復的真正含義下這樣一個結論似乎要更有力更確當：

“第三等級究竟是什麼呢？——什麼都是。”

“它在法律上是什麼呢？——什麼也不是。”

可見，問題在於必須使第三等級的法律地位同它的實際作用相稱，必須使第三等級已經具有的實際作用得到法律上的批准和承認。1789年法國革命所以爆發，革命所以成功，其意義就在於此。這次革命對於歐洲所有其它國家都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先生們，關於法國革命史，我就不準備在這裡向諸位敘述了。我只想談談社會時期中的若干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時刻，而且限於時間，也只能大概地、扼要地敘述一下。

讓我們首先弄清一個問題：在法國革命中戰勝特權等級並取得國家統治權的第三等級或者說資產階級都是一些什麼人呢？

和第三等級相對立的是社會的特權等級，他們的特權受法律保